



READERS

# 读者<sup>®</sup>

合订本

2003.13—24 / 总第306—317期

珍藏版

◎ 博采中外 ◎ 荟萃精华 ◎ 启迪思想 ◎ 开阔眼界 ◎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DUZHE

#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编委会主任: 傅保珠

顾问: 胡亚权

主编: 彭长城

副主编: 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 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 富康年

编辑: 侯润章 王 祎

编辑部电话: (0931) 8773354

美术编辑: 任 伟

美术部电话: 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 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燧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 杂志社总机: (0931)8773352

传真(FAX): (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tougao\_dz@duzhe.cn

社址: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

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嘉林福邦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 (010)51001299

《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  
时出版

## 2003年第13期(总306期)

### 文苑

- 卷首语· 这也会过去 蒋光宇 1
- 文苑· 幸福就在弗兰兹湖畔 刘俊丽 4
- 格林夫人 Linda Neukrug 6
- 春天,复活的季节 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 7
- 诗二首 汪国真 8
- 春天的快乐 夏洛特·韦克斯勒 8
-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演说 吉米·卡特 30
-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聂 茂 52

### 人物

- 人物· 启功:别说是书法家 余 玮 10
- 伟人们的弱点 格哈尔德·普劳泽 56

- 历史一页· 化学武器的潘多拉魔盒是怎样打开的 马继东 44

- 名人轶事· 梁思成设计茅草房 张 伟 20
- 居里夫人的三克镭 田 里 47
- 基辛格做媒 林 一 61

### 社会

- 杂谈随感· 亲疏随缘 周国平 15
- 5元钱的信用危机 刘运辉 33
- “舐犊”的理性 王开岭 38
- 我们靠什么成活 莫小米 59
- 食草与食肉 邓 刚 60

- 今日话题· 趋近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 茅于軾 16

### 人生

- 人世间· 幸福铃声 徐 薇 9
- 两个鱼罐头 吴 颖 14
- 两双鞋 许瑞生 28

- 人生之旅· 膝下有黄金 胡 昕 45

- 两代之间· 母亲的目光 小 乔 13
- 母爱如佛 斯 君 21

- 青年一代· 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 林 夕 27
- 两块钱的“敲门砖” 马 田 55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 ·心 声·

与《读者》相伴的时间掐指算来将近十年了，我从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成为了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生。感谢《读者》的一如既往：一如既往的格调、一如既往的文章、一如既往的心灵沟通，陪我走过人生的波谷与波峰，尤其最近正在找工作，能够觉察到自己在发生变化，不知是好是坏，难以把持。有时觉得社会很可怕，退避三舍；有时又觉得很好奇，欲探究究竟。此时每个月的《读者》成了我的营养供给，卸下纷繁思绪，静下心来慢慢地咀嚼，细品其中味道，以此来调理自己，知道需要什么，要做什么，期望一步步踏实地走下去。谢谢《读者》这个良师益友，也希望她能走好每一步。

北京/程亮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 七月 A 目 录

### 人 生

- 婚姻家庭· 难以传承的情感 王秀芝 32  
以两只耳朵的距离相爱 蓝朵朵 62

### 生 活

- 心理人生· 给人生加个意义 毕淑敏 29  
等 黄永武 31  
坏情绪与好东西 夏绿蒂 37  
贫穷的心 佚名 49  
人与钱 尚德琪 54

- 生活之友· 七个习惯可使你成功 刘宏伟 18  
被老虎吃掉的人(外一则) 刘燕敏 26  
马克·吐温教你求职 闻华 42  
有一种愚蠢叫诚信 陆勇强 63

### 知 识

- 知识窗· 我们身边的发明 丁永明 46  
未来我们怎样出行 素静 50

- 军事天地· 美陆军单兵的装备、装具及负载重量 61

- 资料卡· 中国人的睡眠数据 上海医疗睡眠中心 36

### 看 世 界

- 在国外· 当黑杖被关在大门外的时候 丁林 22  
鸟儿的爱的语言 城市孤烟 39

- 风情录· 让死亡也美丽 王露露 40

###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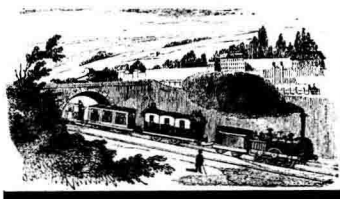
- 言论· 言论 43

- 幽默小品· 隧道 康·麦里汉 25  
经济学的幽默 张宇燕 48

- 补白· AA制的起源 佚名 5  
洗钱 佚名 51  
漏斗和玉米 矫友田 58  
邻居的礼物 戴妮·雷厄 62

### 交 流

- 封面· 喜气(摄影)



## 卷首语

# 这也会过去

● 蒋光宇

1954年，巴西的男女老少几乎一致认为，巴西足球队定能荣获世界杯赛的冠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足球的魅力就在于难以预测。在半决赛时，巴西队意外地输给了法国队，结果没能将那个金灿灿的奖杯带回巴西。

球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足球是巴西的国魂。他们懊悔至极，感到无脸去见家乡父老。他们知道，球迷们的辱骂、嘲笑和扔水瓶子是难以避免的。

当飞机进入巴西领空之后，球员们更加心神不安，如坐针毡。可是，当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巴西总统和两万多名球迷默默地站在机场，人群中也有两条横幅格外醒目：

“失败了也要昂首挺胸！”

“这也会过去！”

球员们顿时泪流满面。总统和球迷们都没有讲话，默默地目送球员们离开了机场。

球员们对“失败了也要昂首挺胸”的理解是比较深透的，可相比之下，对“这也会过去”的理解却不够深透……

4年后，巴西足球队不负众望赢得了世界杯冠军。

回国时，巴西足球队的专机一进入国境，16架喷气式战斗机立即为之护航。当飞机降落在道加勒机场时，聚集在机场上的欢迎者多达3万人。在从机场到首都广场将近20公里的道路两旁，自动聚集起来的人群超过了100万。这是多么宏大和激动人心的场面！

人群中也有两条横幅格外醒目：

“胜利了更要勇往直前！”

“这也会过去！”

球员们对“胜利了更要勇往直前”很容易理解，对“这也会过去”的理解依然朦朦胧胧……

后来，巴西足球队的队长断断续续向一些人请教，应该怎样理解“这也会过去”的含义？

真是无巧不成书。队长请教的一位老者微笑着说：“这也会过去”的横幅都是他写的，他给队长讲了下面的故事：

据说，伟大的所罗门王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一位智者梦里告诉他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至理名言涵盖了人类的所有智慧，能使他得意的时候不会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失意的时候能够百折不挠，奋发图强，始终保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状态。

但是，醒来之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句至理名言。于是，所罗门王找来了最有智慧的几位老臣，向他们讲了那个梦，要求他们把那句至理名言想出来，并拿出一枚大钻戒，说：“如果想出来那句至理名言，就把它镌刻在戒面上。我要把这枚戒指天天带在手指上。”

一个星期过后，几位老臣兴奋地前来送还钻戒，戒面上已刻上了一句勉励人胜不骄、败不馁的至理名言：

“这也会过去！”

(黎 光摘自《周末文汇》2003年第5期)

DUZHE

#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编委会主任: 傅保珠

顾问: 胡亚权

主 编: 彭长城

副主编: 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 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 富康年

编 辑: 侯润章 王 祎

编辑部电话: (0931) 8773354

美术编辑: 任 伟

美术部电话: 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 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燧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 杂志社总机: (0931)8773352

传真(FAX): (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tougao\_dz@duzhe.cn

社址: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

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嘉林福邦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 (010)51001299

《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  
时出版

## 2003年第13期(总306期)

### 文 苑

- 卷首语· 这也会过去 蒋光宇 1
- 文 苑· 幸福就在弗兰兹湖畔 刘俊丽 4  
格林夫人 Linda Neukrug 6  
春天,复活的季节 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 7  
诗二首 汪国真 8  
春天的快乐 夏洛特·韦克斯勒 8  
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 吉米·卡特 30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聂 茂 52

### 人 物

- 人 物· 启功:别说是书法家 余 玮 10  
伟人们的弱点 格哈尔德·普劳泽 56
- 历史一页· 化学武器的潘多拉魔盒是怎样打开的  
马继东 44
- 名人轶事· 梁思成设计茅草房 张 伟 20  
居里夫人的三克镭 田 里 47  
基辛格做媒 林 一 61

### 社 会

- 杂谈随感· 亲疏随缘 周国平 15  
5元钱的信用危机 刘运辉 33  
“舐犊”的理性 王开岭 38  
我们靠什么成活 莫小米 59  
食草与食肉 邓 刚 60
- 今日话题· 趋近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 茅于軾 16

### 人 生

- 人世之间· 幸福铃声 徐 薇 9  
两个鱼罐头 吴 颖 14  
两双鞋 许瑞生 28
- 人生之旅· 膝下有黄金 胡 昕 45
- 两代之间· 母亲的目光 小 乔 13  
母爱如佛 斯 君 21
- 青年一代· 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 林 夕 27  
两块钱的“敲门砖” 马 田 55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心 声·

与《读者》相伴的时间掐指算来将近十年了，我从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成为了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生。感谢《读者》的一如既往：一如既往的格调、一如既往的文章、一如既往的心灵沟通，陪我走过人生的波谷与波峰，尤其最近正在找工作，能够觉察到自己在发生变化，不知是好是坏，难以把持。有时觉得社会很可怕，退避三舍；有时又觉得很好奇，欲探究究竟。此时每个月的《读者》成了我的营养供给，卸下纷繁思绪，静下心来慢慢地咀嚼，细品其中味道，以此来调理自己，知道需要什么，要做什么，期望一步步踏实地走下去。谢谢《读者》这个良师益友，也希望她能走好每一步。

北京/程亮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七月 A 目 录

人 生

- 婚姻家庭 · 难以传承的情感 王秀芝 32
- 以两只耳朵的距离相爱 蓝朵朵 62

生 活

- 心理人生 · 给人生加个意义 毕淑敏 29
- 等 黄永武 31
- 坏情绪与好东西 夏绿蒂 37
- 贫穷的心 佚名 49
- 人与钱 尚德琪 54

- 生活之友 · 七个习惯可使你成功 刘宏伟 18
- 被老虎吃掉的人(外一则) 刘燕敏 26
- 马克·吐温教你求职 闻华 42
- 有一种愚蠢叫诚信 陆勇强 63

知 识

- 知识窗 · 我们身边的发明 丁永明 46
- 未来我们怎样出行 素静 50

- 军事天地 · 美陆军单兵的装备、装具及负载重量 61

- 资料卡 · 中国人的睡眠数据 上海医疗睡眠中心 36

看 世 界

- 在 国 外 · 当黑杖被关在大门外的时候 丁林 22
- 鸟儿的爱的语言 城市孤烟 39

- 风 情 录 · 让死亡也美丽 王露露 40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 漫画与幽默 34

- 言 论 · 言论 43

- 幽默小品 · 隧道 康·麦里汉 25
- 经济学的幽默 张宇燕 48

- 补 白 · AA制的起源 佚名 5
- 洗钱 佚名 51
- 漏斗和玉米 矫友田 58
- 邻居的礼物 戴妮·雷厄 62

交 流

- 封 面 · 喜气(摄影)



## 幸福就在弗兰兹湖畔

○刘俊丽 译

罗依坐在弗兰兹湖畔，用手中的笔画着这里的美景，阳光穿过树枝，照在画布上洒下点点碎金。岸边高高耸立着一栋房子，白墙红瓦，掩映在绿色的海洋之中。

“能想得到在这里盖房子的人，一定很懂得享受生活！”罗依正羡慕地想着，忽然一滴水珠落在他的鼻尖。抬头一看，天边的乌云渐渐地遮住了太阳，初夏的暴雨就要来临了，他忙收起画架，躲到一棵斜立于水边的榕树

下，可是雨越下越大，他只得往湖边的白色房子跑去。

“劳驾，能让我进去避一下雨吗？”罗依隔着爬满牵牛花的栅栏高声喊道。一位慈祥的老妇人走了出来，她打量了一下这个背着画架的小伙子，迅速地打开了栅栏门。

一进门，客厅正中悬着的一幅油画立即吸引了罗依的注意，画里的女子正是这位老妇人。她穿着蓝色塔夫绸的礼服，露出淡淡的微笑，虽然已是满头银发，

却掩饰不住娴静而高贵的气质。美术系的罗依立刻辨认出这是著名美术大师凯威尔的作品，这位大师晚年方成名，一时轰动美术界，得到广泛的赞誉。三年前他去世之后，遗作更是价值连城。“能够请他画像的人一定不简单！”罗依暗暗地想。

正在罗依好奇地打量这一切时，老妇人也似乎对他的画产生了兴趣：“这是你画的弗兰兹湖吗？真美啊！它永远都这么美丽。”“您也喜欢这里吗？”罗依问道。老人笑着点点头，平静的脸庞忽然焕发出熠熠的神采，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我年幼的时候，就生活在这片湖水边，厨娘的儿子和我年纪相当，是我最好的玩伴。我们在林间追逐，嬉戏，无忧无虑。他喜欢折一枝松树枝，在地上画画，画这里原始而美丽的景色，并幻想着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不知不觉我们都十几岁了，他沉默了很多，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林中画画，不让我打扰他的创作。我只好一个人拎着篮子去采覆盆子和蘑菇，或者坐在湖边玩小石子。直到有一天，他靠着树干睡着了，我悄悄打开他的画夹，不禁呆住了：我以为他画的是澄净的湖水，盛开的睡莲，却没有想到每一张画里都是我的样子！”

“在我16岁那年，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结束了。我们家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不得不辞退所有仆人，搬到南部的城镇。我们最后一次来到弗兰兹湖畔，依依不舍地告别。‘兰妮，如果我将来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你会不会嫁给我？’望着他那含情脉脉的眼神，一股朦胧的情愫在我的心底涌动着。我向往未来，却又充满了迷惘，因为我们都太年轻了。

“我跟随父母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闻不到弗兰兹湖畔清新的空气，开始了另一种完全



不同于乡间的生活。我参加了生平第一个舞会，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惊讶地望着四周：华丽的一切。

“在舞会上，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频频约我跳舞，他的家族拥有数家工厂。他乌亮的双眸告诉我他爱上了我。他的爱情宣言里，包含着华丽的衣裳、灿烂的首饰和众人欣羡的目光，凡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想要的，我都能拥有。可是我得承认，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弗兰兹湖，我的心就会如同微风吹过的湖面一样荡起层层涟漪。还有我再也未曾见到的幼时伙伴，他还在为他的梦想而努力吗？在充满着工业文明的浮尘和噪音的天空下，弗兰兹湖边长大的我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儿，不能呼吸。我在回忆与现实中摇摆着，直到我的父母暗示我20岁生日的时候，我可以接受一位男子的求爱了，眼下这位追求者富有的背景，正好符合他们的心意。

“他于是希冀，能通过一件礼物来获取我的芳心。‘兰妮，只要你想拥有的东西，我都能买给你！’我推开窗户，呆呆地望着北部的天空说：‘我只想拥有弗兰兹湖，晨光中有鸟儿清脆的吟唱，月夜里能听见睡莲花开的轻微破裂声。’

“第二天，他居然真的为我买到了一幅画，画中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弗兰兹湖。我无法形容自己见到它时激动的心情，画家仿佛能通晓我的灵魂一般，那些熟

悉而美丽的景物无不呼之欲出。他说：‘昨天我在一家画廊里看见了这幅画，知道你一定会喜欢它。它的确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你不是希望到那里居住吗？我决定把它周围的土地买下来，你看，湖畔的南边这一片树林可以推平后兴建一个锯木厂，还有这条林阴道，以后拓展成水泥路了，我们的车就可以径直开进去。西边的湖最好能填平一部分，我们需要一个排污区……’

“我感觉我梦中的弗兰兹湖正在一块一块地被肢解，我的心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楚，那不是我要的幸福。我已经记不清他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了，这时他的秘书来说昨天卖画给他的那个年轻人在楼下等他。他下了楼，我也悄悄地站在楼梯口，想看看那个完美地勾勒出了我心中的弗兰兹湖的画家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那个画家背对着我，虽然看不清他的样子，他清瘦的背影却令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恳请您把昨天买走的那幅画还给我，虽然这是我生平卖出的第一幅画，它预示着我的成功，我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对我心爱的女孩表白了。可是等画廊经理无意中提到您马上就要买下弗兰兹湖畔的土地，在那里建造工厂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卖它了。因为那个女孩和我一样深深地爱着那片湖水，如果有一天那里的风景消失了，不知道她有多伤心呢！我希望我能把这幅画亲手送给她，这

将是一份珍贵而永久的纪念。我不在乎它能不能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我只希望她快乐！’

“我几乎是在一刹那间认出了我的玩伴，那个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来娶我的人，我的泪水决了堤，不顾一切地跑下楼梯，紧紧地拥抱着他。我终于明白了我要找的爱情在哪里，那是一份珍贵的理解与关怀。

“我终于选择了我的爱人，把家安在了恬静的弗兰兹湖畔，过着清贫而幸福的生活。”

老妇人缓缓地走向客厅中央的那幅肖像画前，用她那满是皱纹的手深情地抚摸着，“这就是凯威尔，我亲爱的丈夫生前为我画的最后一幅画。在我们结婚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他其实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不管他是无人问津的画家，还是杰出的美术大师，我一直都认为我们相濡以沫的爱情，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罗依望着这位美术大师的遗孀，心中充满了敬意：“如果您不介意，请允许我把这张弗兰兹湖的画稿送给您，希望它能带给您更多美好的记忆。”

大雨早已经停了，夕阳下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在弗兰兹湖的上空。老妇人微笑着站在门口向他挥手告别，渐渐与这里的碧水晴空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剪影。

（任惠摘自《知音·海外版》2003年第5期，李晓林图）

## AA制的起源

●佚名

中国人请客吃饭常由一人埋单，而外国人则惯用AA制。一般人认为这是文化的不同，而实际上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16~17世纪时的荷兰和威尼斯，是海上商品贸易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迹之所。终日奔波的意大利、荷兰商人们已衍生出聚时交流信息，散时各付资费的习俗来。因为商人的

流动性很强，一个人请别人的客，被请的人说不定这辈子再也碰不到了，为了大家都不吃亏，彼此分摊便是最好的选择了。这种习俗，因其浑然天成、最大化地保护私有产权而由“公共知识”演变成了“交往规则”，请客过程不再有任何产权界定的含混性。

（吴穹摘自《相知》2003年第3期）





我刚搬进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幢公寓楼里。我注意到在住户的邮箱旁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对格林夫人的善举：愿意每月接送两次住在3B室的格林夫人去医院做化疗的人请在下面签名。”

因为我不会开车，就没有签名，然而“善举”一词却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这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做好事”，依照我祖母的理解，它还有另一层含义。因为她发现我很羞涩，总是不愿意请别人帮忙，于是她就常对我说：“琳达，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允许别人帮你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

一天傍晚，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上课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只好披上厚大衣向公交车站走去。虽然从我家到车站没多远，但是在这种暴风雪的天气里，那简直就是长途跋涉。我用祖母为我织的蓝围巾把脖子围紧，耳边似乎响起了她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看看是否能搭个便车呢？”

一千个反对的理由跳进我的脑海：我不认识我的邻居，我不喜欢打扰别人，我觉得请人帮忙很可笑。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敲开别人家的门。

我继续艰难地向公交车站走去……

三周后的一天晚上，我们要进行期终考试。那天雪下得更猛，我在车站等了很久汽车还没来，我终于放弃了。在返回公寓的路上，我问上帝：我该怎么办啊？

当我把围巾拉得更紧时，我仿佛又听到祖母在说：向某位司机请求搭个便车，那不是什么坏事！祖母的劝说对我从未有过意义，何况，即使我想请人帮忙——其实我并不想那么做——旁边也没有人。

然而，当我推开公寓楼门时，我差点和站在邮箱旁的一位夫人撞个满怀。她穿了件褐色大衣，手里拿了一串钥匙——显



## 格林夫人

●Linda Neukrug

○乔 桉编译

然，她有汽车，她正准备出门。就在那一刹那，绝望战胜了自傲，我脱口而出：“您愿意让我搭个便车吗？我从没向别人这样要求过，可是……”

那位夫人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噢，我住在4R室，刚搬来。”我赶紧解释。“我知道，我见过你。”然后，她毫不犹豫地说了，“当然，我愿意让你搭车，我上楼去拿汽车钥匙。”

“你的汽车钥匙？你手里拿的不是车钥匙吗？”我看着她手里的钥匙问道。“不，我只是下楼来取信，不过我很快就回来。”说完她就向楼上走去。我急忙叫道：“夫人！请等等！我并不想勉强你出门，我只想搭个便车！”但是她很快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我觉得自己很窘，然而一路上，她温暖的语调很快让我平静下来。“您使我想起了我的祖母。”我感激地说。

听完我的话，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就叫我艾莉丝奶奶吧，我的孙子都这么叫我。”

她终于把我送到了学校，我的期终考试顺利通过了，而且，请艾莉丝奶奶帮忙对我而言是一次突破，这使我以后能轻松地问别人：“有人和我同路吗？”实际上每晚都有三个同学开车从我家经过。“为什么你不早说呢？”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

回到公寓楼时，我正碰上艾莉丝奶奶从邻居家出来，“晚安，格林夫人！”那位邻居说。

格林夫人——那个患了癌症的女人！“艾莉丝奶奶”是格林夫人！我站在楼梯上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所做的事情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我居然要一个与癌症做斗争的病人冒着暴风雪送我去学校！“噢，格林夫人，”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您就是格林夫人。请原谅我！”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家走去，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几分钟后，有人敲我的房门——是



## 春天,复活的季节

●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 ○姚 群译

春不总是千篇一律的。有时候,四月一个健步就跃上了我们弗吉尼亚的小山丘。顿时,整个舞台活跃起来:郁金香们引吭高歌,连翘花翩翩起舞,梅花表演起了独奏,树木也在一夜之间披上新绿。

有时候,春又悄然而入,羞涩腼腆,欲前又止,就像我的小孙女,倚在门边,偷偷往里瞅,又一下子跑开了,不见踪影,只听见她在门厅格格地笑。我喊一声:“我知道你在那儿,进来吧!”于是四月便倏地一下飞进我们怀中。

山茱萸的花骨朵儿嫩绿绿的,镶着赤褐色的花边。在那漂亮的花萼里,竟稳稳地簇拥着几十颗小种子,我们不禁要惊羡地问一句:一个月前这些种子还在哪儿呢?苹果树则像卖帽人,向人们展示他帽子上那一片片带玫瑰红的乳白色丝缎。所有熟睡的都醒了——樱草花、蝴蝶花、草夹竹桃。大地也暖和起来了——你可以闻到四月的气息,感觉到它那股馨香,把它捧在手中赏玩。

所有这一切都向我暗示着一个主题,就像一行弦乐拂过我的脑际。这主题极简单,又极神奇,那

就是:生命在继续。所有现在的一切,过去也如此;所有现在的一切,将来也如此。

那个触人心弦的时刻去而复返。有一年的二月,我们在南面山坡上拔蔷薇和金银花根,我用双手扒开腐臭的朽叶和发霉破碎的树皮,忽然发现在那堆枯枝烂叶底下,一株野生的根茎上竟发出一道绿光,倔强地朝着看不见太阳的方向伸展。我不是说我看到了上帝的神迹,我想我发现的是一株野蝴蝶花。

这株蝴蝶花可不仅仅只是活了下来,它在生长,完全遵守着应有的程序生长,应和着那在人类还很年轻时就已很古老的节奏和力量。而且它的生命还是从早已远去的冬季留下的枯叶里滋生出来的。这根茎的生命是不可扼杀的。我掩上土,用铲子拍拍它,告诉它耐心等待:春天会来的。

这是复活的季节。那些死去的,或看起来好像死去的,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僵直的枝条柔软起来;枯黄的大地绿意融融。这正体现了一个奇迹:世上没有死亡,只有永恒的生命……

(王嘉令摘自《东西南北·大学生》2003年第5期,李秀琴图)

格林夫人。

“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她问。我点了点头,请她坐了下来。“我以前也很强壮,”她说,然后,她哭了,“过去我也能帮

助别人。而现在,每个人都来帮我,为我做饭,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不是不想感激,而是没有了机会。但是那晚,在我下楼去取信时,我在心中祈求上帝,

让我再像正常人那样感受到帮助别人快乐吧。然后,你走了过去……”

(王文琴摘自《世界妇女博览》2003年第1期,季平图)



# 诗二首

●汪国真



## 嫁给幸福

有一个未来的目标  
 总能让我们欢欣鼓舞  
 就像飞向火光的灰蛾  
 甘愿做烈焰的俘虏

摆动着的是你不停的脚步  
 飞翔着的是你美丽的流苏  
 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  
 谁能说得清  
 什么是甜 什么是苦  
 只知道 确定了就义无反顾

要输就输给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 死去的生

再精致的鸟笼  
 也是鸟笼  
 笼中鸟的生活  
 简直是一种死去的生  
 伤肝伤肺怎比得了伤心  
 肌痛肤痛怎比得了心痛  
 那样一种悠闲  
 仿佛是流亡的总统  
 看似轻松 实是沉重  
 没完没了的辛酸  
 常常是袭上心头的内容

(钱方摘自《中国校园文学》

2003年第5期)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我是个盲人，独自一人居住在纽约，那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

突然有一天，寒冷悄然消失了，空气中充满了沁人心脾的春天的芳香。窗外，一只小鸟不停地欢叫，好像在邀请我外出。

走在春天的大街上，我冲着太阳抬起了脸，给它一个灿烂的微笑，作为对它给我光和热的回报。

我沿着街区的小巷漫步走着，我的邻居向我打招呼，问我是否需要搭个便车。“不，谢谢了。”我说，“我的双腿已经休息了整整一个冬天，我的血管急需运动，我想走一会儿。”

走到街角的时候，我像通常那样停了下来，等待有人能像往常那样带我一起过街。令我奇怪的是，好半天都没有人过来帮我。

我耐心地等待着，随口哼起了一首动听的歌曲。那是一首欢迎春天到来的曲子，当我还是个上学的孩子时就经常哼唱。

# 春天的快乐

●夏洛特·韦克斯勒

一个雄浑而富有磁性的男声在我耳边响起：“看来你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我能否有幸和你一起过街呢，女士？”

我自然无法拒绝如此具有绅士风度的邀请，便微笑着对着那个声音的方向说：“好啊。”

他温柔地挽起我的手臂，我们一起慢慢地向前走去。我们谈论着这美好的天气，以及生活在这美丽春天的快乐。

我们用同样的步伐向前走，很难说是谁在带领着谁。当我们快要走到对面的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两声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显然信号灯已经变了。

我们快走了几步过了街。我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想感谢他的帮助和陪伴。但是在我还来不及开口之前，他却对我说：“你知道吗？能够有你这么快乐的人陪伴我这个盲人过街，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于是，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便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翟守俊摘自《参考消息》2003年4月18日，彭本浩图)





## 幸福铃声

●徐薇

第一次强烈地想和老爸通电话，是在十年前，他生日的那天。

那时候，我还在南方读书，缴了学费，家里已无力支付我的生活费。日常开支基本上依赖学校的特困生补助和一些微薄的奖学金。我穿的衣服，是姐姐们的衣服改制而成的，鞋子是母亲在灯下一针针纳好的，盖的被子是父亲借了亲戚家的棉花用一天一夜亲手弹制的……

学校离家实在是太远了，为了省下路费，大学四年我没回过一次家。每个周末我都坐在校园的紫荆树下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又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拿到了一等奖学金；我在那件从高中就穿的旧衣服上贴了一朵精致

小花，穿在身上仍然漂亮；还告诉他，我们学校有一种紫色的花，常常在我写信的时候落下一两片，非常美丽温柔，但是在梦里我仍然见到的是家乡那片白绿交杂的生动的白桦林……

并不是每封信都会寄出去，毕竟八分的邮资对我来说可能就意味着早上要吃个不饱去上课。何况父亲并不识字，每次要走到几里外的二姨家才能听到我的信。

没有信的日子，父亲是那么盼望能够知道女儿一切安好。于是，我的能解决一切困难的聪明父亲想出一个绝妙办法。他让二姨在回信里告诉我，镇上的一个小商店有电话，他和老板很熟，已经说好了，以后每个星期六晚七点我把电话“打”过去，他会

准时候在那里。

而他，其实并不接那电话，只笑呵呵地张开嘴，贪婪地听着那美妙的来电铃声，直至它最后消失。他一直觉得那次欢快的铃声就是他女儿的真心笑声，只要女儿的电话铃声准时响起，他就明白女儿在他乡一切都好。

我家所在的村庄离镇子大概有近十里的路，中间有一片宽广的白桦林。每个星期六的黄昏，我的父亲，一个中年的东北汉子，会雄赳赳气昂昂地两次穿过那片白桦林。母亲说村子里的人这一天都能听到他嘹亮的歌声。

我还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周末，那天是父亲的生日，我多么希望他能接我的电话，我有多少话要亲口对他说呀。

我的论文在一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稿费我拿来买了马海毛，准备亲自给您织条围巾！有一个师兄一直和我每月去做义工，他说他也要给您“打电话”！我们寝室昨晚评比，老爸您获得“最有创意老爸”称号！还有，我要对您大声说，老爸，生日快乐！

可是我的笑呵呵的父亲等到铃声消失后即刻站了起来，昂首走出了商店。等我手忙脚乱再插好卡拨电话过去时，商店老板告诉我：“闺女，外面都是白色的呢，你老爸现在应该走进那片白桦林了吧，我这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你老爸棒呢，走起路来，谁都赶不过他。”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父亲穿着红篷披风站在那片白桦林里，四周都是电话机，他拨电话给我，爽朗地大笑，闺女呀，老爸现在有好多电话了呀！

据说，父亲后来接到我的来信，听到我非常希望那天他接电话，想亲自对他说生日快乐时，大笑：傻丫头，我不都在电话铃声里听到了嘛！

（赵琛摘自《女友》2003年总第231期，杜凤宝图）



# 启功： 别说 我是 书法家

● 余 玮

据说，老人托病不写字时，就在门上贴几个字：“大熊猫病了。”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东门影壁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八字校训，是北师大的校训，也是中国师范教育的座右铭。这字是由启功先生书写的，但少有人知还是启老先生拟定的，是他用70年的“学”和“行”浇灌而成。

启老住在北师大院内一套普通的房子里，十余平方米的书房兼画室被书柜、沙发、画案挤得只剩下一米宽的狭长过道。为人和外表一样，启功是极平易谦和的，安然慈祥地微笑着，诙谐幽默。启老说，现在他的长辈没了，同辈也有很多不在了，90年

好像一眨眼就过来了。他现在最不愿意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90岁生日的活动改成了祝贺他从教70年的研讨会。“有人见了我说我还能活十年二十年，我就会问他是不是姓阎？他问为什么姓阎，我就会告诉他只有阎王爷掌握着生死簿，你如果不是姓阎，怎么能知道我能活几天？”

启功不爱看电影，并声称绝不看悲剧，理由是“人生何必自个儿找不痛快”。所以，平常他只看电视，并多看速战速决的电视和相声。和其他长寿老人一样，启功性情开朗乐观、幽默风趣。据说，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贗

品，恰巧被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老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被戏称为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国宝”。据说，老人托病不写字时，就在门上贴几个字：“大熊猫病了。”想来真让人莞尔，这童心未泯的老头儿真是可爱极了。对于经历过的种种人生坎坷，启老笑言“谁难受谁知道”，但他宠辱不惊，把坎坎坷坷都变成了身上幽默的细胞。比如他的学生总爱称他为“博导”，启老便言：“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他被任命为国家文史馆馆长，别人告诉他这是“部级”，他则打趣地说：“不急，我不急！”一回，路遇学子，人家问他最近怎样，他慢悠悠地答：“不好，鸟呼了。”众人不解，启功老先生便笑着解释：“一场大病，差一点鸟呼了，鸟字不是乌字差一点吗？”众人皆乐。

启老经常外出讲学，每当此时，主持人一般都要说“下面请启老做指示”，启老接上去的话却是：“指示不敢当，因为我的祖先活动在东北，是满族，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启功是满清皇族的后裔，但到启功这一辈时，家道已日渐衰败了，年轻时受了不少磨难。提起这些时，老人总是略而不谈，他只说他是满人，祖上是爱新觉罗“部落”，他说很多人给他写信时，总爱这样写：爱新觉罗·启功，启功就在信上贴个条儿：“查无此人。”然后退回去。他说自己的姓名就是启功，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去公安局查名儿，你找不到爱新觉罗·启功，只有启功这两个字。

一生淡泊名利的启功，襟怀博大，就连他的谦逊也别具幽



默。早在1978年，启功66岁风头正劲时，就曾经撰写过一篇《自撰墓志铭》。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谁读了这首打油诗，都会忍俊不禁，这也足见其为人风格之一斑了。

现在启功先生已逾90高龄了，距写这首《墓志铭》又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来，他对待声名、职位、生死一直是这样谦逊、达观、诙谐。这些年，他身体不是很好，常闹些不大不小的毛病。前些年因心脏病几次住院，他就笑对人说：“嗨，我的心坏了坏了的！”一个人对于生死能如此豁达，对于名位权势就不会放在心上了。

**亲戚叮咛了一句：“画好后千万不要题字，要请别人代笔完成。”启功的心骤然冷却了**

启功幼时看到祖父拿着笔蘸上墨彩，在扇面上涂抹几笔，就勾勒出活灵活现的花鸟竹石，便萌生了要学习画画的强烈愿望，于是也拿起了笔。而后在祖父的引导下，他师承贾羲民、吴镜汀学习画画，且渐渐有了起色，得到了亲友们的赞许。一次，有位亲戚让他画一幅画儿，并说要装裱悬挂起来。当启功雀跃着铺好了纸，亲戚叮咛了一句：“画好后千万不要题字，要请别人代笔完成。”这意思很明白，就是看不上他的字。这一下，启功的心骤然冷却了。这对他来说，不啻是莫大的耻辱。当时他年龄虽小，受到的伤害却极大。当他再提笔时，便觉得这支毛笔竟然沉重得不能运动。于是，启功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字，练好字，给看不起他的字的人看一看。后来启功成了书法大家。这

个成功，也许应归功于那位无心伤害他的亲友。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玃珠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为人随和的启功先生，又是一个极认真的人，绝不随声附和。凡是题写公开出版的书刊名或是牌匾时，他必定写简体字。有人做过调查，北京市所有书法家题字的立交桥中，只有启先生题写的“建国门桥”是规范的简体字。启先生说：“别的桥都是名人题写的，我不够名人资格，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按规范字写。”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他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启功先生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超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

**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可是，启老并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

书法家启功，谁人不知。但

这话却偏偏有人不承认，而且说这话的不是旁人，正是启功老先生自己。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先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点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曾注释《红楼梦》。

他的字，确实是遍及全国，随处可见，因为他比较好说话，几乎是各行各业，有求必应，让写匾就写匾，让题签就题签。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可是，启老并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说：“小时练过字，但也只一般，后来教书的时候，陈垣校长对写字很重视，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冲着陈校长的这句话，我更是好好练字，所以如要说我的字好，顶多是个冒充的书法家。”

启功年幼时，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一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为了启功的生计，陈垣帮他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



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他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启功悲凉地走出校门。既然是书生，就只好用书生之法讨生活，于是他终日习书作画，以卖字画为生。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站在了辅仁大学美术系的讲坛上。只是又因为他没有文凭，而被再度辞退。

两次被“炒”的启功并未心灰意冷。他清醒地意识到，惟有自强不息，提高自己的真才实学，数倍高于别人，才能立稳脚跟。古道热肠的陈垣第三次介绍他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他又第三次站在了讲台上，并成为一位没学历的大学教授。今天，启功说：“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

从那时起，他便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习惯，几十年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先后教过中国文学、中国美术和唐宋诗词、历代散文选等课程，也由助教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启功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很早就名满学界和书画界，在全国也堪称妇孺皆知。当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为他字写得好，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说因为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也乐意写字，因而也就写得更多，影响大。这样说，当然是自谦语，但也不无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欢人称他“书法家”，而更愿意人称他“教授”、“学者”。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当年的恩师怎样对待他，他如今就怎样对待他的学生。

有人指着赝品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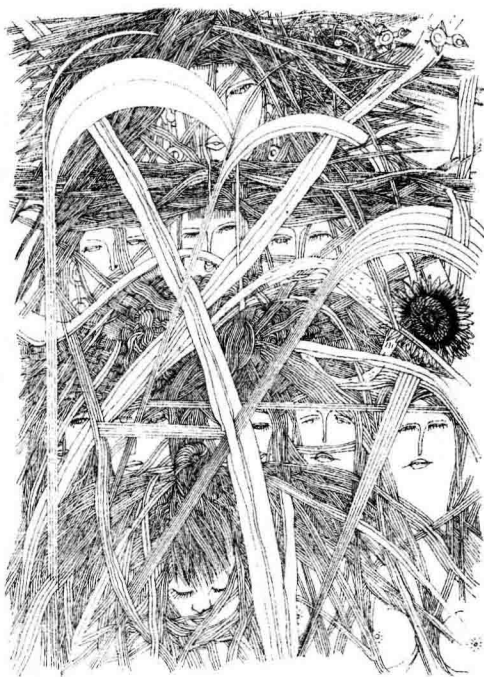
启功几十年过惯了穷日子，现在条件改善了，他的书画作品若论价何止“一字千金”，但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几张极普通的沙发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旧家具，还不及一般人家的装修和陈设，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住房的主人竟会是“国宝”级的人物。“我主张生活俭朴，室内家具全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朋友和学生来访，只有一杯清茶。可是他们知道我的喜好，来时从不空手，这个送来个洋娃娃，那个带来只玩具熊。我的书柜日益变得名不副实，成了十足的玩具王国。看着那些可爱的小宝贝，我有时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于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

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潮流，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尽管社会活动很多，启功的家中常常从早到晚，宾客不断，但无论多忙，他从不拒绝学生的请教。他至今仍坚持带研究生，并每周把学生找到家里，一讲就是半天。发现学生的古典文学基础差，他就特意为学生开设国学基本知识课，讲课范围涉及甚广，还经常指导学生作古文，写古诗，填词曲，甚至对学生的作业一字一句地加以批改。启功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多地留给后人。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他经常晚上静下来加班加点。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而通宵不眠。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又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一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坚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



## 母亲的目光

●小乔

做了母亲之后，十分喜欢看着儿子睡觉。他泥鳅一样光滑的背，黝黑健康的胳膊，饱满茁壮的腿，眉宇间不可言说的可爱神情……看着看着，我常常觉得，单是为了这么一看，女人就不能错过做母亲的机会。

忽然又想，自己这么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么在母亲的目光里熟睡的吧？然而快乐的童年又是懵懂的，在这种目光里我一次也没有被看醒，所以也不曾记得。对这种目光开始有感受是在渐渐长大之

后，那一年我大约十三四岁，正是女孩子刚刚有心事的时节。

一天，我正在里间午睡，还没睡稳，听到母亲走进来，摸摸索索的，似乎在找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忽然静了。可她分明又没有出去。我们两个的呼吸声交替着，如树叶的微叹，我莫名地觉得紧张起来，十分不自在。等了一会儿，还没有听到她的声响，便睁开眼。我看见，母亲站在离床一步远的地方，正默默地看着我。

“妈，怎么了？”我很纳闷。

“不怎么。”她说。似乎有些慌乱地怔了怔，走开了。

后来，这种情形又重复了一次。我就有些不耐烦地说：“妈，你老是这么看我干吗？”母亲仿佛犯了错似的，一句话也没有说。

以后，她再也没有这么看过我，或者说，是她再也没有让我发现她这么看着我了。而到我终于有些懂得她这种目光的时候，她已经病逝了。

再也不会有人这么看着我了。我知道，这是天空对白云的目光，这是礁石对海浪的目光，这是河床对小鱼的目光。这种目光，只属于母亲。

孩子在我的目光里，笑出声来。我的目光给他带来美梦了吗？我忽然想，如果能够再次拥有母亲的这种目光，我该怎么做？是用笑的甜美来抚慰他的疲惫和劳累？是用泪的晶莹来诠释自己的呼应和感怀？还是始终维持着单纯的睡颜，去成全他欣赏孩子和享受孩子的心情？

有些错误，生活从来都不再赐予改过的机会。我知道，这种假设对我而言，只是想象的盛宴而已。但是，我想，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许需要这种假设的提醒呢？如果，你还有幸拥有母亲；如果，你浅眠时的双睑偶然被母亲温暖的目光所包裹，那么，千万不要像我当年一样无知和愚蠢。请你安然假寐，一定不要打扰母亲。

你会知道，这种小小的成全，对你和母亲而言，都是一种深深的幸福。

(吴力伟摘自《妇女生活》2003年第5期，廖新松图)

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2001年9月19日，启功先生一阶一阶走上二层楼，参加全国第一个大学“宏志班”励耘实验班开学典礼。见到了30名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寒的学子，老先生将8万元“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

奖”奖金悉数捐出。在此之前，启功还曾捐过3万元建河北希望小学，捐出两万元资助一些山里孩子在学校吃午饭。执教70年的启功，究竟为贫困生付出了多少，他摆摆手说：“记不清了。”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现在有钱但对于他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思念亲人的启先生动情地说：“我

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文言摘自《北京青年报》，杨宏富图)





## 两个鱼罐头

● 吴 颖

住院那段时间，我时常到医院附近走走，既是散心，也是锻炼。

医院坐落在城乡结合部，出医院门右拐，行约数十米，是一家小食品店。食品店的门面约十米长，开架供货，顾客可以走到店堂里挑选。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一口江西口音，和和气气的，给人很容易接触的感觉。散步时，我就时常到店里来看看，与老板说说话。

也许是人流少的缘故，每次到店里来，总觉得生意还是蛮清淡的。老板穿一套并不合时的灰色西装，花领带与衣服不很相配，系得也不好，时常歪在一边。去的次数多了，老板有时就跟我叹苦经：租金高，客人太少，生意难做。但苦经叹是叹，脸上始终是平平和和的。

那是快出院前的一天，我到了店里。老板在整理货架。店堂里，只有一个小女孩，默默地站

在货架前。她大约五六岁，瘦瘦的，穿一身淡碎花的衣裤，头发有些蓬乱，似是有几天没梳理过了，正看着，老板过来，弯腰问小女孩：“小朋友，看好了吗？要买什么？”

小女孩转过身，怯怯地，忽闪着—对大大的眼睛，张张嘴，没说话。

老板和善地对她说：“你先看看吧。”回头，轻声告诉我：她家里有人在住院，她常来的，但从没买过东西。看到他这样友善地对待一个不买东西的小孩，我说：你人不错。他说，做人嘛。正说着，小女孩似乎选定了物品，问：“这能买吗？”

小女孩手指的，是一排罐头。但那里，既有鱼罐头，也有肉罐头。老板走过去，俯身问：“鱼罐头，还是肉罐头？”“鱼。”小女孩轻声说。“你买这鱼干吗？活鱼营养好。”我说。“妈妈病了。我们是山里的，妈妈没

吃过海鱼。我想让妈妈吃吃。”

小女孩轻轻的话语，让我感动。老板显然也是受了感动。他问：“你想买哪种？”“不知钱够不够。”小女孩说。

我抢着说：“你别管钱够不够。你说，想要哪种？”

“我想要这，”小女孩用手点点两种鱼罐头，“可钱，好像不够……”

她点的罐头，一种是凤尾鱼，另一种是豆豉鱼，标价分别是七元三角和五元三角。

小女孩边说，边从裤袋里抽出手，张开。她那只小小的手里，躺着六枚硬币：一枚一元的，两枚五角的，一枚一角的，一枚五分的，一枚一分的。硬币上，粘着孩子的汗汁，有些潮，还有一些泥垢。

这才是多少钱呀！可对一个山里的孩子，对一个母亲病着的孩子，这些钱，就是她全部的积蓄和财富了，也不知她攒了多久才积下的。

我把手伸向了装钱的口袋。老板用手势制止了我，轻声对我说：“别伤了孩子。再说，还用你来？”他笑对着孩子，张开手：“来，给我，我数数，看够不够。”

他接过小女孩手中的钱，一枚一枚地数，还很认真地计算着。算完，高兴地抚了一下小女孩的头，说：“你还真行，钱刚刚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说完，他从货架上取下了一罐凤尾鱼和一罐豆豉鱼，用塑料袋装起，交到孩子手里，说：“好孩子，快去，给妈妈送去吧。”

此后不久，我就出院了。

打那以后，三年多了，我再没见过那个小女孩，也没再见过那个老板。可我终究忘不了那件事。从那孩子和老板的举止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善良，对如何做人，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王学士摘自《解放日报》2003年4月2日，季平图）